



# 复烧的窑火（上）

慈溪市委、市政府决定复烧越窑，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此东风，就是人们心里的底气。越窑青瓷作为在中国陶瓷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渗透着民族文化精神的绝品，其制作工艺历为父子、师徒薪火相传，烧制工艺和釉料配方秘而不宣，如今这门手艺已失传近千年，如何重续？许多有志于弘扬家乡文化、尝试喝头口水的人们，望着只见炊烟不见窑火的上林湖滩，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

终于，龙泉制瓷人孙迈华来了。他步履沉稳地走进这片湖山，向千年前为世人展示辉煌

的越窑祖先许下庄严的承诺——我，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20 年后的慈溪，传颂着一段越窑复开风来栖的佳话。

2000 年秋，时任慈溪市土管局局长黄学舜与时任浒山镇镇长许裕龙等人一起去浙西龙泉参观考察，无意中遇见了时任龙泉市青瓷协会副会长孙迈华，在交谈中，由一只八棱瓶为入口，自然地引出越窑青瓷复烧的话题。黄学舜根据掌握的信息，主动向孙迈华抛出了橄榄枝。他说，慈溪市委、市政府打算恢复越窑青瓷生产，但缺乏人才和技术，希望龙泉方面能给予一定的支持。

没想到，这话一下触动了孙迈华。当时的他正有走出龙泉、寻找更大发展天地的念头。因为在龙泉，青瓷生产已走上经济轨道，竞争相对激烈……

黄学舜是越窑青瓷的“铁杆粉丝”。前些年任交通局副局长在上林湖检查渡口安全时，看到湖畔散落的大量瓷片及湖中心成丘状的大量瓷堆，他心头极为震撼，由此与青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交谈中，他敏锐地洞察到孙迈华的内心波动，就积极邀请孙迈华到慈溪考察：“要不，您先来看看，顺便指导我们开展工作……”当时在慈溪这片 1700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许多像黄学舜这样的市管干部，都是以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来展示和推介家乡文化的。

2001 年春，孙迈华独自从龙泉到上虞、慈溪考察。他到慈溪后，黄学舜等人热情接待，并陪同他参观了荷花芯等越窑遗址。陪同他参观回来的次日，黄学舜立马把相关情况分别向时任市委宣传部长徐尔元和分管文化的副市长龚建长做了汇报。引进人才的事归徐尔元分管，他听后当即表态，让黄学舜加强联系，看能不能把孙迈华“挖”过来。黄学舜开玩笑地建议说：“人家可是特殊人才，真要‘挖’，也得你当这部长的三顾茅庐去请呀！”徐尔元沉思片刻答道：“可以呀，只要他愿意为慈溪青瓷文化做贡献，我一定去请！”

为显示“请”的规格隆重，2001 年 6 月份，徐尔元践约和龚建长、黄学舜一行开车前往龙泉，请孙迈华出山来慈溪发展。

多年后，黄学舜回忆说：“此行可谓一波三折。”

慈溪距离龙泉 400 多公里，未有直达高速，上虞至丽水的高速也刚刚开通，许多路段都是穿越山岭的崎岖国道、省道，开车需要整整一天。回来时，车开至上虞路段缺油抛锚，没想到刚开通的高速路段加油站还没营业。一行人无奈地滞留 on 高速上，无助地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后来还是黄学舜向上虞市交通局求助，打电话叫来了拖车方才脱困。

在龙泉，徐尔元、龚建长与孙迈华进行了坦诚的交流。

孙迈华虽在龙泉遭遇发展瓶颈，却没下定拔根离乡的决心。他既期盼突破事业瓶颈，又有着举家迁移的诸多顾虑。他是个有事业心、性子要强

## 掩卷沉思

# 教育：教孩子走人生大路

——黄全愈《教育的基础》读后

任富强

十多年前，某考上国内顶尖大学学生，偶尔跟我说起，班上一个同学，只要面临大考，精神便极度紧张，往往不得不请假弃考。这个同学来自国内某名高中。

推想一下，弃考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且个案往往也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况且，说句心里话，笔者对这所著名高中，一直心存敬仰：通过他们的努力，塑造学生的精气神，激励学生简直

是拼了命读书，使那些来自社会基层家庭的孩子，拥有更多的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阶层跃升。

只是，笔者心里又不免积聚着隐约的疑问：一个高中学生，通过“特殊”的教育方式，考上一所与其禀赋和能力不完全相符或者根本不相符的大学，对他本人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甚至，很多年前，有的高中教育管理者所提出的“不要赶着逼着不应上大学的学生上大学”的观点，是否全是歪理邪说？

不少学校把“以人为本”悬为办学宗旨。但是，只要我们留心，就不难发现，那些考入一流中学的女生，排队时最前面的不少人，身高常常连一米五都达不到。圈养、笼养，听课复听课，一整天都是听课，作业又作业，简直无休无止；休息时间压缩再压缩，闲居生活几近奢侈；起早贪黑，有的高三学生久坐不动，读得腿都肿了，且绝大多数人劳而无功——成为金字塔的底座。

这些可能就是当下一些学校及学生，尤其是中学及其学生的实况。

你能简单地说这是学校不对吗？学校及老师心疼学生，在讲课和作业上，尽可能减少学生的无效付出；

你能只怪家长狠心吗？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家长心里其实清楚，择业时，逢进必考，且相对来说，有“985”“211”加持，择业的主动权就会相应增加。

有人说，这是由于高质量就业机会的匮乏所造成的教育内卷；有人认为，这是某些价值取向的实利化所导致的教育功利化；还有人觉得，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认知误区：不知道人类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合作而非竞争。当然，这些观点都不无道理。不过，这些观点大多从教育的外围谈教育，总觉得有点“隔”。

如果我们回到教育的原点，站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看，可能会有一些更加贴近教育实际的观察和思考的途径。

笔者最近读了黄全愈教授的《教育的基础》一书，觉得此书为我们深入思考教育的这些基础性

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就笔者这样的一线教育工作者的阅读体验来说，最突出的感受有以下



几点：

首先，黄全愈教授始终从全人的健康、和谐发展的高度观照教育，观察的目光几乎覆盖全部基础教育的主要领域和重要过程。

如谈问题化学习，他是从是否压抑人性的角度来看的；他主张问题化学习不是“请君入瓮”，诱导学生进入教师预设的套子之中，而应培养“孩子的好奇心、纯真、童言无忌”，这才是问题化学习的“精髓”。从对“走课制”与“走班制”的概念辨析中，他所着眼的是解放个性、重视人性，培养独立性，这也更有利于“教学相长”，促进师生的共同发展和人格完善；比如对当下很风靡的“STEM”，他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而不是以素质教育、学生成长为底色，那么，仍是急功近利的制器之术，而非真正的育人之路。至于谈到名校毕业生的十种核心素质，更是从研究能力、创造力、“会学”能力、思考能力等智力层面，谈到玩的智慧、社会化情商、同情与关爱、人格品质、契约精神等非智力的价值层面，认为只有拥有了这些素质，才能具备“去跟明天、跟世界对话”的底气。对“双减”背景下的通识教育问题，他认为成人比成才更为重要；他重视挫折教育，认为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要有“敢于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情怀和胸怀，相信对当下教育现象抱有足够关怀的人们，一定能够体会到黄教授所持观点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概言之，黄全愈教授站在立德树

人、面向未来和面向世界的价值立场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穿透力的观点：超越了育才，着眼于育人；超越了成器，着眼于成人；超越了成功，指归于成长；只许长，不许成！——“教育不是教育你成功个什么，而是教你你更会受教育，教你你学习更会学习”。换言之，就是“从一无所能，到种种都能，到能力很高，本事顶大”，这就是杜威所说的“生长”。也即是梁漱溟先生说主张的“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生活，而领导他去走人生大路”。（梁漱溟《教育与人生》）